

設計的學習與語言

●主講：官政能／整理：陳淑宜●

I 引言

在國外學習設計的期間，我總是一接觸到與設計相關的訊息，便立即抓出來與國內做個對照比較，到底有哪些值得參考而其間的差異又是如何產生的？仔細回溯起來，長期以來，無論是對設計研發或是教學研究來說，我幾乎都是如此邊做邊想，或許也變成了一種極其自然的生活態度，我想這是受到不少反思經驗的影響所致吧！

II 美國「工業設計」教育的淵源啓示

1936年，美國本土有一群從事藝術及設計學習的年輕人，他們經常提出一個疑問：是否存有一種系統性的方法得以發展並及檢視造形？對於藝術或設計難道只有喜歡或不喜歡的主觀意見，而沒有一種有秩序的、有組織的、連續判斷的思維？其中有一位名為Rowena Reed的女性，則和她的另一半繼續思考著這個問題，當時他們也在美國東岸的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教授造形藝術。其間更受到職業設計師設計工作的影響，又有了另一個啓發：以同樣的觀點去看待生活用品的創作問題。而在這同時，這一群年輕人也開始遊說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成立「工業設計系」。所謂「工業」(industry)指的是量產化製造。隨著科技的進步，許多的商品生產可用量化生產的方式來思考，生產過程不但經濟划算，產品也可以透過設計兼具創意與美感。所以所謂的「工業設計」，就是在從事產品設計時，以經濟、美感又好用的觀點來考量，並能以普及至一般大眾或分眾生活為主要目標。於是在1936年，在美國匹茲堡成立了第一個首發性的工業設計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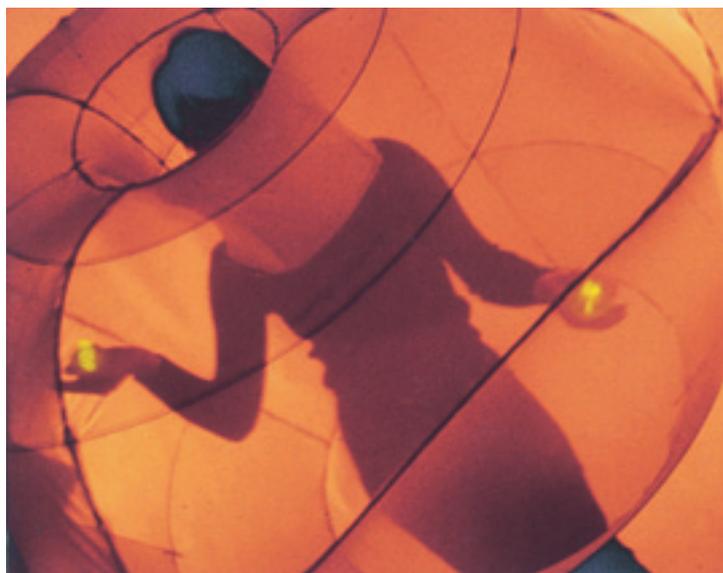
系。1937年，在德國受到納粹壓迫的Bauhaus學院所屬的設計教育理論被移植到芝加哥，並於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成立了工業設計系。至1938年，這對夫婦受邀北上至紐約，也在Pratt Institute成立了工業設計系。而我之所以選擇了PRATT就讀，也是早在大二時，接觸了一些有關這個學校的資料。

III 手工與量產的價值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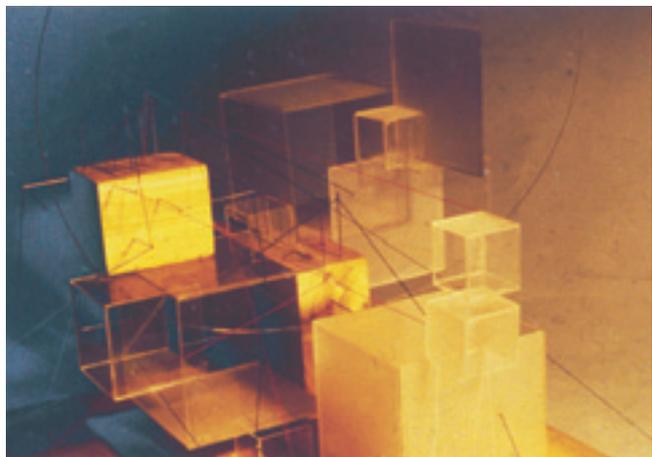
談及量產，便又牽涉到了產品的最終價值。那麼，產品的最終價值究竟為何？量產製造的目的為何？手工製作的立意又何在？這問題主要並不在於生產的過程或方式，其主要問題在於是否具有預期價值。有些商品雖以量產的方式被製作出來，但其美感、價值仍高。但有些商品，花了許多的時間、勞務來製作，卻又不禁讓我們懷疑是否真的透過手工製作就有價值。就像手工饅頭，若它的口感仍不如機器製的來得好的話，那就枉費了耗時的製作和人力了。這樣的價值問題在這一整個二十世紀，一直被思考著，相當有趣且值得探討。不過，從我們長久的經驗裡得知，手工製作確有其特殊性。就拿家具方面來說，義大利有些知名的家具公司出產的家具為何獨具「非此家不買」的魅力呢？這是因為設計師特別強調家具以部份的手工製作來顯現商品的特殊性，這樣的特殊性或許以機械技術或電腦控制來製作也可以辦得到，但光是機械的製作、設計就已所費不貲了，這就牽涉到美感特質與經濟考量的策略思考。因此有許多的家具公司以部份的「手工製作」來配合機械生產，這種作法也可以視作是一種設計創意及行銷策略的綜合考量。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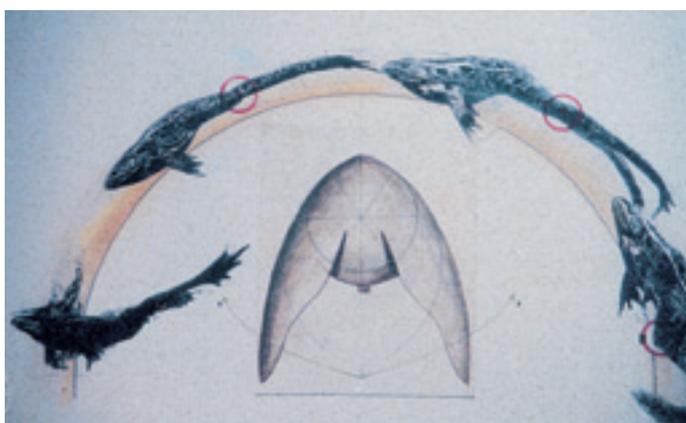
4



2



5



3



6

圖一：量體語言—垂直水平

圖二：線、面、體的組成

圖三：設計構成—由生物動作到物品

圖四：創作基礎—人體裝置：擴展了肢體表現空間

圖五：語言的練習—面與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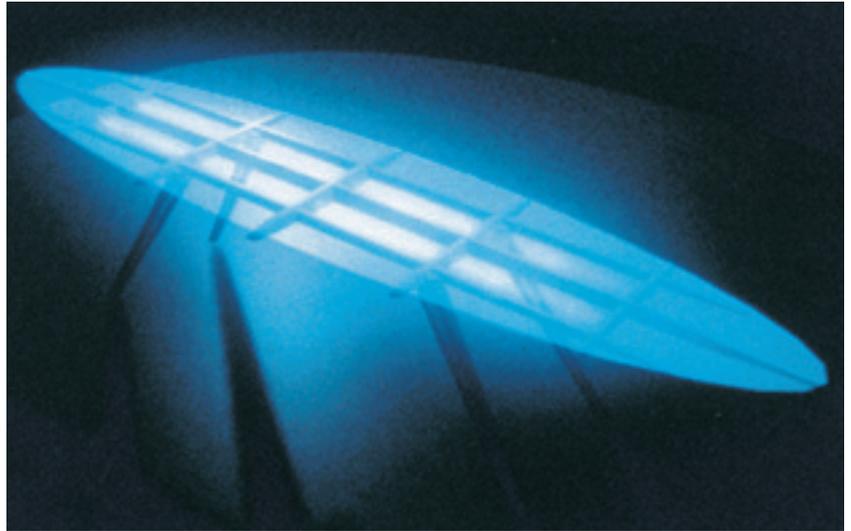
圖六：創作基礎—球體與線的空間張力



7



8



9



10

圖七：造形語言—曲面與量體

圖八：單一物體的多角度觀察

圖九：語言的應用—由支撐體發展為座椅

圖十：立體元素的使用—電子商務設備之設計

IV 發掘問題，尋求答案

1978~80年，我受到公司的指派以公費到美國留學。在求學期間，我四處去選修或旁聽一些課程，遇上了之前所提推動工業設計系創立的Rowena Reed教授，當時已是桃李滿天下的教師，這一路走來她雖沒有特殊顯著的論著或者實務化的作品，她卻是一直投注於教育，即便是在退休後，她仍在紐約蘇活和許多年輕設計師共同分享著她的種種發現。受到她的啟發，在求學期間，我也不斷地有一些「發現」。例如：我發現了資深的教授在課後仍拿著筆作基礎素描。也發現另一位教授每天在校園中雕著巨木，學期近了尾聲，巨木已然化為成堆的木屑。當時的我對於這些現象真的是百思不解。另外，當年雕刻家朱銘在異鄉求不同的經驗，我見到了他用木頭做「sketch」，他藉著這些木頭反反覆覆地去體驗、嘗試，或如亨利摩爾所說，雕刻家在「雕」的過程當中，每下一刀便是不同的世界。漸漸地，我為這滿腹的疑問找到了解答：珍惜創作過程中的點點滴滴，它本身就是架構在時間上的一座流變的知識殿堂。

在我的異國求學生涯裡，約有1/2的時間是在修習課程，卻有大半的時間是在發掘問題或者找尋答案。真正的收穫大多是在校園、大都會或旅遊中四處尋訪得來的，那時也常去旁聽一些不屬於我專業範圍內的課，如服裝、建築或其他藝術與技術的課，在這些經驗裡有時我找到了答案，但絕大部份是發現了更多的問題。不過，後來我也確實如此想過：發現問題的場所，其實就是教室。或許是限於資質，許多問題之間是存著矛盾的…這些反而要到多年之後，才漸漸整理出一些輪廓。

V 「創新的機制」

「創新」對一名設計師來說是一件相當有難度的事。「創新」本身需要一個特殊經驗的建構機制，舉個例子來說：雖然你可以到花市去

買到現成的切花，但是你最好也能培養出屬於自己的一顆種子。也就是說，你可以在你的生活周遭找到你想要的訊息，但是本身一定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機制將之轉化並另行建構。在美國求學的期間，修習過許多的課程讓我養成了一個習慣，那就是哪裡有仗打就往那兒走，換言之，就是尋找具有挑戰的資訊場。無論如何都必須要不斷去鍛鍊這樣的機制，正如小孩學說話那樣，在回應中建立語言的能力。

美國心理學界談創造力，主要有哈佛、耶魯及芝加哥大學。在我個人的經歷體驗中較具深刻感受的是芝加哥所提的觀點。芝加哥學派主張個人在創造力當中，與同儕和所處環境有極大的關係。雖說個人的創造力原本就因人而異，但環境的影響更大。所以說，創新的機制是由同儕間相互激蕩而來的。照這樣說來，一個人若缺乏認識和尋找「環境」的能力，其創新的基礎，必然大打折扣。所以說，日常生活中的接觸中，其實是擁有著極多有利於「創造力成長」的資源，問題是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竟有極大的差異。

VI 語言的脈絡和沉澱

對於一些每天一張開眼即映入眼簾的東西，如桌、椅、家具等，究竟我們能了解到多少它的構成及角色。我想我們大多習以為常，而極少去質疑它。因此，我們也可以理解，事實上整個產品語言的認知在生活裡多已定型，所以當設計師要和企業談「新產品」時等於是難上加難。以往大部份的企業都是在接獲訂單後，就按客戶的要求交貨，卻很少去思考這產品的其他可能性，或者它對於生活的真正意義。這三、四十年來，台灣企業和國外市場應對的彈性相當高明，其中特性之一也可以說是「配合」，而國內的產品開發大部份也只是順理成章地承繼下來。這問題也同樣地發生於我們的生活，從祖父到父親到小孩，生活用品的使用習慣就這樣一直承繼下來，習慣之後便慢慢

沉澱，繼而形成了一套相當固定的刻板認知，要改變的話就很困難了。因此，設計學系在大一的基礎訓練階段是屬最艱難的一部份，似乎就是和整體的社會文化習慣，做最艱難的溝通和衝撞。

VII 觀念的釐清

在美國時，光是同一門課，我就會嘗試去上不同教授所開的課，聽聽他們會以什麼樣的態度去看同一件事物。我常以同樣的心態把一些我所遇到的事物拿來做對照比較。國外的設計教育，著重在大一、大二的基礎教育，在這個階段，應該正值與社會、家庭所給予的慣有機制做一衝撞、反省的時候，而學生透過這種基礎性的再造與學習，才得以承接、拓展另外新的知識和能力。反觀國內教育，從大一開始就常認為這只是粗淺的、過場的，往往輕忽了基礎課程的重要性。我想這種本末倒置的錯誤觀念是應該及早修正過來的。此在師資配置、教材教案及學習情境的設計上，都可輕易察覺這種情況仍十分嚴重。

VIII 語言的判斷和抵抗

我想我們應該要不斷地去判斷每天觸目所及的東西，如桌椅、及任何一件我們生活中所接觸的東西。有時最爲我們熟悉的東西反倒是最值得檢驗學習的東西，然而我們卻疏於判斷。所以在學校裡雖然營造了一個較好的環境讓學生能夠身處其中，但我們使用的掃帚、畚斗…等一般用品，卻是可怕的樣式及色調，和環境極不搭配，這些也都是生活教材，對於這些生活處境的察知和檢討，我認爲比談論、背誦設計史中玄奧遙遠的知識，是要來得更具意義。知識不能在己身或環境上加以實踐，這正是國內設計不能落實的主要肇因。同樣地，我想，對一名優秀室內設計師來說，執行他的空間設計可能反而較容易些，但是他有可能會因爲一部不在他控制之內的冷氣機外形而感到

困擾。所以，我也認爲「選擇」其實就是「創造」，因爲這也牽涉到設計語言的判斷和抵抗。

IX 語言的探索和建構

在哲學家海德格的觀念裡：語言是有區分的，一是一般生活的溝通語言，一是作者創作時所發出的屬於他自己的一種語言。南方朔先生也曾提到：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是源起於語言但也同時被語言所框限的過程，要檢視舊哲學遂必須檢視舊語言。這個意思是說，有了新的意思要表達時，即會觸及語言的判斷、選擇或再創造，其實設計概念或視覺語言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常在不同的時期回頭去看同一件事情，每每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詮釋。也常會自省，希望在多年後，屬於自己的一套機制會像種子一樣的有所成長。在面對世上太多太多已經存在的語言，你必須具有自己的一機制去對應它，進而創造出擁有個人特色的作品，而非因襲或停滯它。這便是語言的探索和建構，或者說，這也是「人」的歷程。

關於語言的探索和建構，我想，環境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子。我所看過幾件實例，有些一時表現出色的學生或者設計師，獲獎對他們而言是家常便飯，一旦轉換了環境，昔日的傑出表現便不復再，原因並非是他們失去了靈感，而是他們的學習對象改變了，具有品質的刺激停止了。在這個時候，這些學子或者設計師是否能將前時所處的環境帶回來？又或是否能嘗試去重建另一個同樣具有創新氛圍的環境，進而與他人分享？往往成爲影響未來設計工作相當重要的一個關鍵。

本文圖片均爲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學系之教學成果與實驗創作，在此致謝。

(本文係實踐大學設計學院院長應邀於民國八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假本所台北展示中心「設計與生活」專題講座之演講內容)
